

高山操志

上

和書門類	一六〇四
函號	二五九
架冊	一
冊數	二

479

內閣文庫	和書類
六〇四	二五九
函號	架冊
五八	九

傳記

內閣文庫	番號和	16049
冊數	2	(1)
函號	158	479

158-4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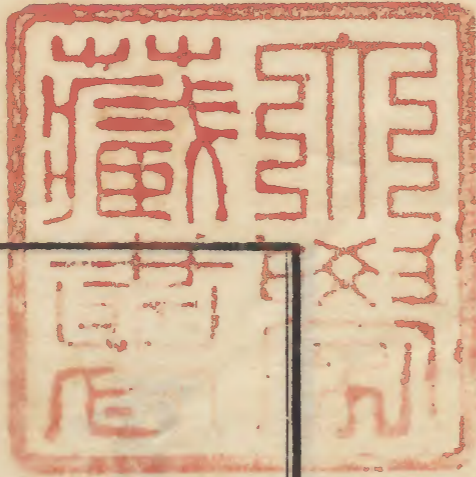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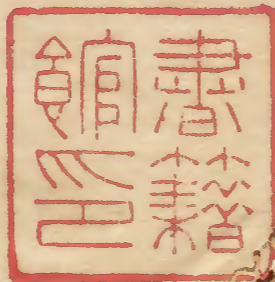




中山抄録

高山操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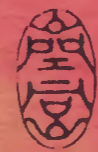
浅草文库



金井之恭編纂

高山操志

敬齋精義題



中山神祇伯

伯一任忠能書

一

高山探志と

入る

海之雄の

道々迷川

あふふふふふ
ふふふふふ
ふふふふふ

澤外務卿

宣嘉

談方高山正傳
慷慨滿腔無
等倫之條

高山樗牛

橋上抄
楓宸當時
名名義

正堂勤
王第一人
庚午春二月

高山樗牛

香 固

金剛山樗牛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吾人之事一諸矣以備詳

矣其在者時謂之狂者之

今 札 綱 公 張 字 內

以 觀 吾 九 步 志 暴 之 牙

天下——子孫亦當典

恩出於地，可。常泉有

如不唯強，草。一之感矣矣

北第之逆，三利之賊，凡

有人心，莫不憤懣切齒

然事之及此，信矣阻

沫，強亦者所剔，取而

然，則屈也，而國危視

機而察變之忠正義
士之所日夜懷之而
九死途回歸者世安
無其人使之不至淫
為狂

人以死實賴 尚遲
迫恭此蓋編緝斯
書之意不出其九矯然
傳男子自行 胸

暗悉快於後人明之發揚

為明治三言一之者

秋月種林題



高山正之の山本之形
や一寺人形今其傳
とて或ういかにて高山
操志とりし書ちまゝり其
正之のおのひことをもと
てまぢりぬる法也形なり
いともうまじきことなり

乎極矣。高山仲繩以一書生。獨
奮然。憤於世。切齒抵腕。
形起而正之。猶如一杓水。注
烈燄之中。愈激愈熾。
勢不可救。終以死殉志。天
理殆庶。身湮滅焉。然自仲

繩沒七十年。聞其風。而興者
前沒。而踵斷。脰表元而不少
悔。遂致

王家今日之中興。紹之冒大
利。陽者。亦歸順守。而首
天。事出。悉知名。分不可犯。

蓋一旦天理雖為勢力所壓
塞。其天理昭不昧者常存於
宇宙之間。有時伸復如此項
者。金井子誠以仲繩事蹟。關
係於

王室之隆替。天理之盈缺。將

彙此編而刻之。來謁者序。
夫蓋忠義天理之自然
而人心之所同也。今子誠擴
其所同以及諸人。使夫由以知
本天理。慕忠義。則豈非
之有益於名教也。海內文苑。

余盡樂西道之。

明治己巳之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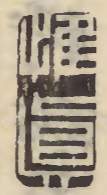
登米縣權知事務津宣光撰

神并耳
命苗裔

縣連
宣光

宣光
全尔

序



余幼時讀先人詩集見寄題新田人
烏洲金井氏吞山樓之作迺知先人
與烏洲結交日久矣今茲己巳得始
見其嗣子誠於東京所言乃翁時
事欣然忘倦嗚呼余生也晚不及識

烏洲然見子誠猶見烏洲為子誠為
人慷慨好義善其基之乃翁也既而出
其所著高山操志在請為之序讀之
則叙其鄉先進高山彦九郎操履也
蓋其為書允獨見彥九郎平生之槩
至當時諸名公所贈詩文及進錄在

逸事者悉載不遺可謂詳且盡矣嗚
呼子誠之有此著意將揭彥九郎之
大節高義昭然播之一世為夫有
豪傑非常之士而叙之得其實則足
以不朽為人矣若其不得實或使千
載之下抱恨於九京不如初無叙之為

愈也々也者彦九郎其人而子誠亦叙
之詳實如此不特足以不朽彦九郎且
使天下之誦是書在吹風而興悽愴
歔歔如在且莫其裨補於世教民彝
豈可勝言乎即此則亦可以見子誠
之為人矣抑余竊以彦九郎之磊嵬

如彼使子有知必啞然笑於無何者
之鄉曰咄措大何以是喋々為我輩
欲傳在乎哉嗚呼其不欲傳此其所以
傳也歟不知子誠以為云何重而
尚之因以為序

明治二年秋八月支峰賴復識

于駿河臺之寓居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高山操志序



高山仲繩豈非誠日本人乎。腹藏日本膽。腰佩日本刀。漫遊日本國中。以察外夷侵日本之地。逮日本不見侵於外夷之策。故日本國中之愛慕其人者。在當時則贈詩文。在後世則作傳若祭文。汲々乎唯其人之不顯於日本中是懼。何其盛也。余雖不敏。亦藏日本膽者。幸與仲繩同其邦。恨不同其時。故欲編集日本人為仲繩所作詩

高山樗志
文。使日本中之人皆知仲繩之所以為仲繩也。因謂當時之日本與今之日本不同。互市未通。環海無事。而仲繩獨以日本之安危治亂為己憂。見

王室之衰微泣之。聞蠻舟之碇泊怒之。所至諄諄。然誨以正名分重國體之義。而不得達其志。遂自屠腹以表殉國之誠。又何烈也。然仲繩之死。距今七十有餘年。當時之日本與今日之日本不同。而其所為猶

如此。若使之生今日之日本。見今日之日本。則其所怒且泣者果如何。必當揮其所佩日本刀。悉斫殺日本人之非日本人者。而後止也。故余名此編曰高山樗志。將欲使日本國中之人皆以仲繩之心為心。則仲繩在天之靈。亦或靦然含笑曰。是亦不負於為日本人矣。

文久二年壬戌春三月

梧棲金井之恭識



高山操志後序
余嘗編纂此書。欲刊刻以分同志。既而時勢一變。物情洶々。志士惜陰奔走。懦夫偷閑度日。况余亦幽囚累年。故計不能及于。是乃放在筐底者七年于茲矣。今也。大政復古。其命維新。余亦免繲紲。得仰天日。尋舉于。官吏。承乏少史。於是此書亦蒙。官准。因汎乞。碩卿名儒。騷人韻士之題跋。直附。剞氏。以公之于世。其使志士

高山操志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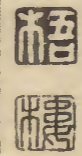


余嘗編纂此書。欲刊刻以分同志。既而時勢一變。物情洶々。志士惜陰奔走。懦夫偷閑度日。况余亦幽囚累年。故計不能及于。是乃放在筐底者七年于茲矣。今也。大政復古。其命維新。余亦免繲紲。得仰天日。尋舉于。官吏。承乏少史。於是此書亦蒙。官准。因汎乞。碩卿名儒。騷人韻士之題跋。直附。剞氏。以公之于世。其使志士

增益其所養。懦夫有立志。則庶乎其有所裨益於世教。而仲繩之志。亦有所少伸歟。余夙欽仲繩之志。故欲詳言之。仲繩之沒。距今七十有七年。實寬政五年癸丑夏六月二十有七日也。墓在久留米寺坊遍照院。若夫品性云為。則篇中備悉焉。所以不復贅也。

明治二年己巳冬十月

少史金井之恭又識



御沙汰書寫

高山彦九郎

草莽一分之身ヲ以テ勤

王之大義ヲ唱ヘ天下ヲ跋渉シ

有志之徒ヲ鼓舞ス世ノ罔極ニ

遭ヒ自刃シテ死ス其風ヲ聞テ

興起スル者不少其氣節深ク
御追賞被為在依之里門
旌表シ子孫三人扶持下賜候
事

明治二年己巳十二月

太政官

高山樗牛像



我古少本雜洋寫

われらわれこそ海しゆも
かや
すゑさふらみ玉の清く
りかゝるうれしき

集正之贈劔持長歳書翰之字 松浦 和

高山操志

高山彦九郎傳

新田 金井之恭編纂

頼襄

高山正之上野人也。字彦九郎。家世農。正之生而俊異。喜讀書。略通大義。為人白晢精悍。眼光射人。聲如鐘。有奇節。母死廬於冢側三年。饘粥不給。骨立如枯木。事聞官欲旌之。其鄉俗喜博奕。健訟。素嫉正之所為。誣告於吏。繫之獄。胥食之。弗食。已而得出。即辭家遊四方。求豪雋奇傑之士交之。江門人江上關龍。豐前人梁又七輩最親善。天明季年歲飢。所在盜起。

上野亦不靖。正之奮袂起曰：「不可使吾鄉有此不良事。欲往理之。」辭於關龍。龍欲援之。正之不欲。驢以衷甲受之。獨行至板橋驛。時已夜矣。有二男子在橋上相嚮卧。兩尻高而頭凹。正之念不蹋不可行。患之。已而曰：「是官道也。彼塞之無狀。蹋凹處而過。其人蹶起。竝呼曰：『誰蹋吾頭者？』拔刀連鋒追擊。正之顧而睨曰：『喝。其人辟易不敢迫。』遂往至鄉。過一旅店。有喧呼飲酒者。則關龍與又七帥徒殊途先往。會事平會飲也。呼正之同醉。俱還。後官獲劇賊渠帥。自語平昔未嘗逢難。當漢嘗在板橋。要人行劫。遇一眇丈夫。瞋目

呵吾。憶之。今猶股栗也。關龍善劍。每謂正之曰：「子雖以氣服人。不熟武藝。遇真英雄。乃窮矣。」正之不服。關龍罵曰：「彥九郎無用男子。能斬死我。」正之憤然欲拔刀。關龍以手壓刀。擲笑曰：「止焉。正之喑啞。終弗拔也。於是折節學劍。每夜自試。千返乃寢。正之又喜交文學士。聞人說孝子義僕事。雖遠陬。往問之。轉述之於人。殷々淚隨聲。隨談古今君臣順逆跡。慷慨如與己同時。關其事。少入平安。至三條橋東。問皇居何方。人指示之。即坐地拜跪曰：「草莽臣正之。行路聚觀。恠笑不顧也。遊京郊。過足利尊氏墓。數其罪惡。大鞭之。」

三百。故平時見人惡疾之如仇。一權人專利。中外愁
怨。而不敢言。正之與同志攬涕曰。噫。公上百不知也。
今接故帑為幟。樹山廟門外。號召可得千許人。於誅
豎子何有。聞者掩耳。其後弊事悉革。每聞一號令出。
喜形於顏色。正之游道極廣。公侯時招致之。不辭。嘗
抵一侯當路者。兩童子穿澣濯衣袴褶。饋食甚謹。侯
指曰。是小兒輩。欲長者教誨之。正之逡巡。侯曰。勿然。
雖余有闕失。願聞之也。正之揖曰。然則有所敢言。往
年某所民兄弟復父讐者。護送之同囚徒。是等事關
名教。願加意焉。侯謝曰。一時指揮不到。後當謹之。其

為世所重。而直已不阿如此。然正之在東。不得意。西
游至坑後。過一關。關吏止。正之歸館。館自刺。館主人驚
問。故不答。曰。吾館子。々自刃死。無他證左。又不知其
故。吏來檢尸。何辭答之。願不殊以待。正之曰。諾。刺刃
于腹。與劇談。至夜分。吏來秉燭檢之。又問。故不答。固
問。曰。狂發而已。乃握刀深入尺許。即死。臨死。館主問
所。言。正之曰。寄語海內豪傑。好在而已。正之既死。事
傳三都。莫知其所以死。或曰。受關吏辱。慙憤死也。關
龍曰。吾數罵人。試之。真欲斬我者。獨正之。渠已果於
殺。人。故亦果於自殺耳。又七聞之曰。否。彦九郎蓋

有所感夢寐中爾。噫渠雖夢猶能死者也。
 外史氏曰。予幼聞先人善語。彥九郎先人亦嘗數逢
 三都間。記其鄉貫。係新田郡細谷村人。先世蓋屬南
 朝者。其好義不無所由云。嘗與客語。及元弘帝逃
 伯耆事。爭其地名訓讀。正之曰。吾嘗再赴伯耆。訪土
 人識之。客不復能爭。其人確實類之。先人嘗欲為之
 傳。不果。近讀或書紀。正之事。疑不軌之民。冤矣。予故
 略叙所聞如此。

高山正之傳

齋藤正謙

予在江戶日。有傳高山彥九郎事者。當時私以為。豈

真有是人耶。後讀柴栗山集。有送高山生序。始知傳
 者之不安也。及徒仕於藩。人往往說生言。生嘗來
 將焉。因得聞其詳云。生上野人。名仲繩。彥九郎其人
 通稱也。為人短小精悍。誓如女子。博綜武藝。好學通
 兵法。常以英傑自處。讀國史。至於南北之際。亦未嘗
 不感念於王室。遂嫉北條足利。不啻寇讐。言及
 之。輒戟手痛罵。嘗聚談。及筮置先登。生忿然曰。逆賊
 抗天子。子孫決不育矣。一後生進曰。先生之言
 未中矣。其實陶山裔也。生怒叱曰。賊胤不得汚吾門
 遂去之。又出過室町將軍墓。怒勃不能自止。杖其

碑數百乃捨去。每其來京師。先於三條橋望拜。魏
闕自呼草莽臣高山某。哭泣數聲而入焉。人聚觀。嗤
笑不顧也。以故京人必知其來。婦女兒童莫不知有
高山某其人也。後西遊。窮筑肥薩。日死於筑。蓋自刃
也將死。其徒謂遺言。生方手握刀。入腹數寸。慨然曰
為我好報天下豪傑。言畢乃絕。人母知其所以死也。
生家素豪富。棄去弗顧。獨自仗劍行游。足跡徧於七
道。所在有名之士。歷抵之。下至於屠販之賤。少異眾
者。莫不往納交焉。其行不齎一錢。屢匱困。露宿中野。
嘗夜遇群盜。俯伏道傍。其一人中路卧。生行跨其背。

過。盜皆大怒起追。生叩劍顧叱。目光炯々。聲如鐘。群
盜辟易以逃。其雄烈如此。

豁達子曰。或云。生義人也。或亂人也。當今天下又安。
生仗劍游四方。欲何為乎。謂之亂人宜矣。當王室
板蕩之時。諸雄擁兵者。非長鯨巨蛇。則狐鼠。進退能
唱義。勤王者幾人。生以一匹夫。感念於數百歲之後。
謂之義人宜矣。余嘗登笠置山。其人尚道。元弘
帝弗已。以隣村之民。導賊陷行宮。惡之。至於今不
肯通婚嫁。人心戴上如是。生之所好惡。不可謂非天
理之正。使生出於當時。則其義勇。必有所效。與兒島

櫻山聯芳姬羨矣。惜乎其生不辰。使人疑其義亂也。

高山正之傳

秋山忠亮

高山正之。字仲繩。稱彥九郎。上野新田郡細谷村人也。其先遠江守某。建武之亂。屬左中將源義貞勤王。所謂十六騎黨之一也。及新田氏為足利氏所滅。遠江守之裔。遂微在民間。然以其世為鄉里舊姓。故雖降為編戶。猶常佩雙刀。官莫之禁也。父曰良右衛門。膂力絕人。每出必令僕負弓矢。數游獵山野。格殺猛獸。時人稱其勇。正之幼孤。為祖母所鞠。年十三讀太平記。見中興之忠臣志業不遂。慨然發憤。有功名

之志。年十八游京師。讀書二歲。然後乃出。見都下諸生。交道日廣。聲名藉甚。高門巨室。多為布衣之交。

天朝名鄉。中山大納言愛親亦奇其為人。善遇之也。

於是正之仗劍周游四方。所至必與賢豪長者交。當此之時。田沼氏為政於江戶。風俗大敗。侈靡日甚。識者竊憂焉。正之乃歸上野。正之長八尺餘。鬚髯如神。高邁有奇節。議論英發。忠誠動人。其覽書史。初不經意。過目則剖是非。析義理。若精思者。嘗見室直清所論著。至於其論楠公。以應召直造。筮置為度量不足。引諸葛亮三顧乃出廬之事。以議之。憤然罵曰。腐儒

何論事之迂也。夫元弘之時。豈可與三國同年而論哉。劉漢之末。天下分裂。豪傑竝起。當此之時。劉玄德者。故取履織席之人。自稱曰帝室之胄。豈能辨其真妄哉。亦猶今世奴僕輩。號稱源平。以自誇者也。孔明之三顧而出。於我心猶以為速。雖累百顧。二百顧。猶未為緩焉。如楠公則異於是。赫々

天朝神器

神聖相兼

皇統一姓。傳之無窮。普天率土。孰非皇民。而楠公則廷臣之裔。而畿內之民也。雖無召命。豈可視國家之難。恬然自安哉。聞

天皇蒙塵。奮然投袂而起。安

得效彼諸葛輩之為也。讀書如是。雖百萬卷。何益乎。取其書投之堂下。天明季年。京師災。正之聞之。晝夜兼行。馳而赴京。夜過木曾山中。有賊數人。拔刀欲脅正之。正之瞋目叱曰。汝不知上野高山彦九郎乎。今聞天闕有災。馳而赴之。汝輩豈足污我刃乎。賊皆懼伏。後巨賊繫大坂獄。自語平昔未嘗有所恐怖。嘗在木曾山中。要人為劫。遇一丈夫。瞋目叱我。憶之今猶股栗也。彼自呼高山某。豈所謂天狗者乎。此時田沼氏既罷。白川侯代之執政。多所改正。先是正之嘗遭祖母之憂。以有鞠養恩。欲服再期喪。其兄止之。

正之不聽。與叔父長藏廬于冢側三年。鄉邦稱之事。聞江戶。有司欲旌之。會有欲中正之者。誣告不友於兄。有司亦以其人異常。召而詰之曰。庶民帶刀劍。國有定制。汝居畎畝之中。而雙劍不離身。抑何義也。正之對曰。某自高山遠江守以來。二十餘世。未嘗有一人之不帶刀劍者也。有司奇其言。且憐其磊落無他。因謂之曰。汝欲仕官乎。所業者何。技擊乎。將儒學乎。正之曰。士雖貧賤。以身許人。豈容易哉。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豈有一毫擢取爵祿之心哉。且學所以明人倫也。士之志道者。豈盡儒者哉。某平生

好讀書。然初未嘗欲以文士自名。故不效書生治章句也。又幼喜擊劍。而技藝立身。固非所欲。以故亦不肯竟也。有司微笑曰。以汝之所言。汝亦求仕者。唯不求之於不可求之日耳。汝雖非文學者流。亦以道自任。可謂儒矣。試講大學。正之講之。有司曰。果不負其所名。竟釋之。從是正之遂辭家。日事遊歷。將以沒齒也。寬政己酉之秋。正之游江戶。訪長久保玄珠。玄珠水戶人。嘗遣立原萬書曰。某在京師。與高山處士交。此人個儻奇偉。不齎一錢。而跋涉天下。常自慕魯仲連之為人。適藤田一正年十三。作詩贈之。亦目以魯

連。詩云。聞君高節一心雄。奔走求賢西復東。遊學元懷奇偉策。正知蹈海魯連風。石見于幽谷。先生丙午集。至是。一正隨萬在江戶。正之見而甚驩。謂一正曰。我遊歷天下。閱人多矣。未見卓越如足下者。足下自愛。因言足下多病。講學之餘。宜試武藝。劍雖一人敵。而臨陣先衆。不可身無精藝。且以健身體。亦有益於勤學也。正之東西跋涉。健步過人。其平生所齎者。重概比甲胄一領。蓋從軍者。當躬擔甲。故用以習身體。云。先是鄂虜數往來蝦夷。窺裔邊海。正之深憂之。欲躬自歷視北地。竊探虜情。庚戌之夏。遂決意北游。詣玄珠告別。玄珠壯之。置酒餞之。玄珠家藏鎮宅靈

神鐸。建武中。楠河內所奉獻之物也。紋有玄武神。令正之拜之。正之大喜曰。我將北行。當祖道拜此神。吉孰大焉。盟嗽著禮服拜。至感泣。又謂玄珠曰。我以遊歷為事。今日之行。萬死固所甘也。身後之事。無復關念慮者也。但有一事可託君者。某有息女。欲得天下名士與之。藤田子定。國士無雙。若因君得為之箕帚妾。死當結草耳。子定者。一正之字也。竟去。至水戶。訪立原萬。藤田一正。及他有名之士。留數日。一日萬謂久曰。活雲長來。子往見之。正之鬚髮故。萬戲以此。又有木村謙。居天下野村。正之一見如舊交。肝膽相

許。謙有詩云。高山子。在東山。壯士氣。翩翩七尺。偃。自。言。四。吟。海。皆。兄。弟。不。愁。杖。國。隔。山。川。懷。秋。風。先。到。白。天。又。上。真。人。氣。滿。誰。得。讀。家。一。像。字。直。往。留。得。道。德。人。醜。對。子。相。見。笑。談。夜。如。年。堵。樽。前。大。饌。為。君。供。玉。液。中。君。談。孝。同。奇。癖。尋。問。本。朝。孝。子。傳。人。世。惜。再。進。已。多。愈。忘。天。下。要。道。屬。君。曹。草。鞋。如。虎。開。雲。霧。知。君。至。德。愈。高。山。仰。下。野。人。蒲。生。秀。實。亦。素。慕。正。之。之。為。人。聞。其。北。遊。追。至。陸。奧。之。石。卷。不。及。適。出。於。後。醍。醐。天。皇。之。塔。婆。下。蓋。南。北。之。亂。官。軍。嘗。鎮。撫。陸。奧。以。故。至。今。為。天。皇。供。養。也。秀。實。徬。徨。遲。回。遇。一。樵。夫。問。

曰。汝。不。見。偉。人。乎。對。曰。小。人。前。為。一。士。人。所。備。荷。水。至。此。其。人。即。浴。水。著。禮。服。就。塔。婆。下。跪。拜。出。懷。中。文。讀。之。每。終。士。字。歔。歔。不。禁。去。今。既。十。日。君。所。問。寧。此。人。乎。秀。實。慮。其。竟。不。可。及。乃。返。正。之。經。南。部。津。輕。至。松。前。竟。入。蝦。夷。之。境。奔。走。累。日。頗。極。足。力。既。而。忽。有。回。顧。之。志。乃。自。松。前。航。海。風。帆。如。飛。三。日。三。夜。徑。達。中。國。留。京。數。月。明。年。辛。未。辭。京。遊。西。海。是。歲。三。月。夷。船。至。於。紀。伊。大。島。浦。又。出。沒。於。筑。前。及。長。門。之。邊。海。幕。府。下。令。嚴。備。焉。士。子。夏。鄂。虜。送。我。漂。民。到。于。祢。牟。呂。明。年。癸。丑。幕。府。遣。石。川。將。監。村。上。大。學。等。按。檢。事。

由正之在西海。凡三年。至是遂歸京師。是歲中山大
 納言愛親奉詔至于江府。其事秘。世莫知其
 實也。先是正之在京。嘗過鴨川之湄。有童子捉龜而
 翫之。甲上有文。尾毛毵々。所謂綠毛龜者也。正之見
 而奇之。乃與錢若干而得之。謁伏原正二位清原宣
 呈覽。二位以文學見尊寵。亦以為祥瑞。即御
 天覽。散聖嘉賞焉。蓋獲竊瞻仰。宸極
 之餘光云。正之以布衣羈旅之士。其志常在於尊
 皇室攘夷狄。其跋涉天下。而所以激勵人心。鼓動義
 氣者。未嘗不出於其至誠也。其得靈龜。人以為精誠

所感焉。其後久之。正之遂不得意于當世。居常快々
 不樂。再遊西海。至筑後久留米。主森嘉膳家。居數日。
 忽若有所病。一日出所齋。日乘。寸裂而投之水中。嘉
 膳驚問其故。且曰。積年盡力。一朝而失之。豈不甚可
 惜哉。正之曰。我亦非不知愛惜之也。然百事已矣。况
 此雞肋。何足深惜。嘉膳曰。今以足下之所為。後世或
 疑為不良之事。其何以解之。正之即止。嘉膳既退。須
 臾正之拔刀屠腹。嘉膳驚見。問曰。何為於此。正之曰。
 我常欲報國家。其所以為忠為義者。今為不忠不義
 之事。已矣。我智之不及也。是天殺我耳。幸為我謝天

下之人。嘉膳曰。國有法。願子加治療。正之不聽。嘉膳曰。我館子。々自殺。若不加治。我違法之罪。亦無所逃也。願子亮之。正之許之。頃之。正之拍東方問曰。帝都及故國此耶。嘉膳為指示東北。正之拍手再拜。而巖然端坐。談話如平生。既而醫來視之。吏來檢之。問故。正之曰。狂發而已。問其鄉貫。曰。上野新田郡細谷村。於是問者數。不復答。吏乃閱正之所齎之物。無毫可疑者。唯有天下名山大水勝區圖畫及忠臣孝子之行狀。諸名家所送詩文而已。至曉。正之竟絕。年四十餘。是歲寬政五年也。久留米侯聞而憐之。乃命

告新田領主。封其所貯物件。送還鄉里。廼葬正之於府下。遍照院。正之既死。世莫知其所以。後數月。有自死於其墓下者。其人狀貌魁偉。蓋唐崎常陸介也。唐崎亦慷慨之士。正之初聞其名。未識其面。一日詣聖護院法親王。遇一士人。骨相非常。見正之曰。君非高山殿乎。正之曰。君唐崎殿乎。因執手相泣曰。天下之事。何為至於此極也。卒相與結為膠漆之交。適聞正之之死。豈亦有所相感歟。明年有人就墳而祭之。即正之之叔父。劍持長藏也。正之有子名義助。嘗遊林祭酒之門云。

贊曰。高山正之。天資忠孝人也。其游歷天下。苟聞有忠臣孝子。雖遐陬僻壤。必往見之。嘗至水戶。聞岩手村有乙吉者。至其家。乃著禮服。令之坐。執手言曰。浴二百年太平之澤。得與孝行如子者相見。可謂天幸矣。聞江戶有報父讐者。正之自上野馳赴之。為與孝經一部。垂涕泣而激勵焉。或謂正之曰。子奚不求仕。正之曰。我未嘗不欲仕也。顧其所以事者何如耳。設使有忠孝文武。知有天下。而不知有身。若常陸源義公。及備前烈侯者出。則雖為之執鞭。亦將自甘也。今跡其行事。一出於孝敬之餘。而其志所存。未嘗

不本於春秋之大義也。世徒以逸民獨行而目之。豈真知正之者哉。安藝賴襄嘗著其傳。襄以文章名於關西。立傳之意。亦為不凡矣。然其所傳聞。不能無闕遺。為可憾也。吾是以叙平昔所聞。父師者。使天下後世有所考焉。

高山正之傳

塩谷世弘

世言中州清淑鬱積之氣。能生磊竒非常之民。其然豈其然乎。古昔
王朝之盛也。圻內多出名士。而江戶開府以降。則多於關東。豈五畿內山河。王氣銷盡。而地氣自西而東歟。抑雖莽蒼之野。戶聚

口衆而奇材偉人。偶出其際歟。且以埋沒在下者言之。若二毛之野。古者以草毛無久。名為毛野。而當大明寬政之間。出若高山正之。若蒲生秀實輩。嗟乎是奚為而然耶。高山正之者。上野人也。字仲繩。又字彥九郎。為人精悍。有奇節。好擊劍。使氣凌人。不拘小節。而事親至篤。母喪。廬於冢側三年。哀毀骨立。事聞。官欲旌表之。上毛之俗。素驚喜博奕健詔。常嫉正之所為。誣告於官。繫之獄。胥給食。弗肯食。既而得出。即杖劍周游四方。正之雖武弁。而旁嗜書史。好論古今治亂。人事中失。至此觀土風察國政。尋古城戰跡。求

豪俊奇傑之士見之。東適常輿。西極薩隅。南履阿佐。北至鞞鞞之界。好登危峯。凌風濤。入絕谷。無人之境。屢迫熊羆之窟。蛟鱷之居。殆濱死自若也。間聞有孝子友弟。義奴烈婦。雖迂其途。必往問之。既而轉述之。人歔歔流涕。不能自已。倉成善次者。豐前儒士也。嘗語人以正之有不孝之事。正之聞之大怒。直往請狀。不得則斬之。善次知其意。徐出授席。諭之以其理。正之始悟。攬涕謝之。蓋其天資慤直。故好義服善。大率類此。自霸府之立。天子讓威福於關東。南面恭己。而幕府亦能竭臣節。帝澤愈光。而武人

俗吏或昧理勢視

天朝若無有其焉有俗儒

徒慕唐山茂視

邦制弄筆亂名分頗足煽惑世

人正之慨然曰環海萬國唯我邦

皇統萬古

不革真

神州也豈與彼朝秦暮漢腥羶之邦同

日而語哉深有志於尊崇

王室嘗過京郊問

足利尊氏墓聲其大逆而數之曰而何物敢害忠良

戕

皇子虐

萬乘之君罵且鞭斫者三

百然後已每入平安先至三條橋上遙望

皇闕跪地振董曰草莽臣高山彥九郎途人恠顧譁

笑弗以為意至其與同志語慷慨淋漓聲淚共隨其

音足感木石嘗至一士人之家見案上有室師禮駿

臺雜話披而讀之至并論楠公與諸葛亮謂孔明待

三顧而出其進重故受任專楠公則不然所以委任

不重而自速戰死也怒髮逆衝直擲書於前庭主人

驚問故正之曰腐儒不解事矣亮之於劉備素非有

君臣之分也則其重也宜我 延元帝則萬代

一紓之主不幸有出狩之變此天下之人苟食斯土

者將疾奔勤王之不暇况楠氏邑在封圻之內其

待王命而出吾尚以為晚若之何其可與葛亮

同出處哉聞者服其至論然以其喜說時俗人亦不

能器之。自以狂生避之。吾嘗漫遊天下。問名士者。宿時々聞正之事。其人身短而皙。雙目有紫稜。爛々射人。聲如雷震。人戲求試其叱吒。正之命列陶器于棚。倚柱一呼。陶器盡振。過野遇群盜。正之瞋目叱之曰。喝。賊震懼却走。無半影隻踪。自言鄉貫係新田郡細谷村。祖先屬南朝者。則其好義不無所由。於乎使此人生元弘建武之際乎。必能輕死樂傷。擐旌斬將。尊氏直義之首。或可頸而致也。然當其時。謀臣猛將。不為無其人。而終不能然。則時勢之不可。雖有一正之。亦無奈之何耶。乃幸而出寬政享和至平之世。會文

明之運。令其折節學道。刻苦以克其嘯。則成大適世用。不能然而嘗辛食苦。徒撫髀肉。以至強死。亦可怜也。南筑有奇士。曰宮川嘉善。踈快好客。正之在東。不得意。西遊至筑。舍嘉善氏。一夕歸舍。自刺腹。嘉善驚問故。不答。視其已決死。而意不可翻也。曰吾告官驗視。子且勿殊。以待諸正之曰。諾。神色如常。談笑移時。夜半吏來驗。問所以死。又不答。固問曰。狂矣。乃執刀自絕其脰而死。臨死。嘉善問所欲言。正之豁然瞪視曰。為我好。寄語天下豪傑耳。既死。人莫知所以死者。正之同時。有蒲生秀實者。其志趣亦與正之相肖。二

人之有志於
王室。皆助於少時讀源平盛衰
記。而始不相識也。秀實久聞正之名。必欲見之。天明
季年。正之在輿。踪之追尋。竟不得相遇。以為終身之
憾云。
涉園外史曰。南筑樺島世儀嘗評高山正之。古所謂
狂簡者矣。善裁之者。不可為一有用之材乎。或以語
正之。一日見世儀於途。自後拍其肩曰。裁彦九者。非
先生而誰。蓋謂其言中竅也。予昔載遊大和河內之
間。歷問山陵。審其荒蕪之狀。每思秀實。未曾不愴然
淚下也。噫。斯人而在。吾其執履後之。

此篇。曰係高蒲二賢合傳。今節取其一。故論贊
末段一語。與高山氏沒交涉。然先輩之所著。不
敢以臆斷之。覽者亮之。之恭識。

高山彦九郎傳

菅晉帥

彦九郎ハ。上野新田ノ人ナリ。余ハ。タチ許ノ時來
リテ一宿ス。其話中古ヨリ。王道ノ衰ヘシ事
ヲ嘆キテ。甚シキ時ハ涕流ヲナス。歷代
天子ノ御諱山陵マテ暗記シテ一ツモ誤ラス。亂
世ニハ武者修行ト云テ天下ヲ周遊マルモノアリ。
今治世ナレハ徳義學業ノ人ヲ尋アリクモ。少

年ノ誓古ナリトオモヒテ。六十餘國ヲ遊觀セシ
ト志シ。一冬裕衣一ツヲ着テ露宿シテ試ミシニ。
風ヲモヒカサリシニヨツテ。出遊ヲハジメシナ
リト云フ。其人鼻高ク目深ク口ヒロク犬タカシ
總髮ナリ。此人備前ノ閑谷ノ學校ニ宿シテ。其學
制規則ナトヲ尋シカバ。教授ノ人本一冊ヲ出シ
テ示シ。其翌早クカノ寢タル所ニユキテ見レハ。
彦九郎ハナホ燈ニ對シテ其本ヲ寫シ。既ニ半頁
バカリ残りタルヲ。ヤガテ寫シ終リヌ。凡五十葉
許ノ寫シ本ナリシヨシ。ソレヨリ播磨ニ赴キ。姫

路ノ北郊ニ相識ノ人アリテ一宿ス。翌日晚際ニ
イトマヲ乞テ出ントスルヲ。主人トゾツテ時ハ
節季ナリ日ハクレカ、レハ明朝タ、レトイヘ
トス。但馬ニユキテ年内ニ京へ出テ。内侍所
ノ御神樂ヲ聞ニ日數限アレハトテ強テ出テシ
カ、叔其翌春カノ姫路北郊ノ百姓小罪アリテ獄
ニ入り。其赦サレ歸リテ獄中ノ事トモカタル中
ニ、山賊ト同シ獄ニ在テ、イロクノ話ニ。ソコラ多
年ヲナシテ深山ニ夜ヲ明シテ、オソロシキ獸ナ
ドニアヘシヤ。又天狗ナトイフ者ヲ見シヤト問

シニ、賊ノイヘルハ、十余年山ニ棲テ一度モオツ
口シキ者ヲ見ス、只一度有シ、去年何某月何某夜、
何某ノ山中ニタ、ズミ、人ヲ待シニ、大ナル男一
人出来ルヲ見テ、吾等四人立フサカリテ、酒錢ヲ
乞シニ、其人、大音ニテ慮外者ト叱リテ、傍ニ人
ナキカ如シ、ノリクトシテ過行シカハ、四人ハオ
ノク尻モチツキテ暫ク物モイハサリシ、其聲ノ
大ケサ山ニ響キテ、サマシク、ヤ、アツテ其人
ヲ見レハ、半町許モ行過テ、跡ヲ見カヘリシ眼光
リテオツロシキ事限リナカリシ、是ヨツ天狗ナ

トイフモノニテモアリツラメトイヒシ。其賊ノ
顔モオツロシケナリシト。此事ヲ彼主人聞テ、月
日ヲ數ヘ、其時刻ト其地トヲ考フルニ、其人ハ必
ス彦九郎ナラン。カノ山中ヲ節季ノ夜半ニ、一人
スクル人外ニハヨモアラシト。舌ヲ卷シヨシ。彦
九郎江戸ニ在シ時、新田ノアタリニ百姓一揆起
リシト聞テ、取ルモノモ取アヘス。急キ歸ル頃ハ
未スギ申ノ時許ナリシガ、相識人ノモトニ立ヨ
リテ、其人ノ妾ニシカクト語リテ出ツ。其夫ノ歸
ルヲ待カ子テ其ヨシヲイフニ、其夫驚キテ、夫ハ

聞捨ニナラス。彦九郎ハ正直ニテ氣ハヤキオノ
コナレハ。事ニヨリテ命ヲ捨レモ計リカタシ。吾
ハ是ヨリ追付テ事ヲハカラン。汝ハタレカレニ
モ告シラセヨト云ツ、出ニケリ。夫ヨリ人々ニ
イヒツギテ追々ニシタヒユクホトニ。凡同志ノ
輩三十人計。夜道ヲイトワス。路程二十里餘リ。彦
九郎ハ翌早ク馳ツケ外モ追々午時バカリニ追
付集リシガ。一揆ハ既ニヲサマリシカバ。晩ニ打
連テ江戸ヘカヘリシ由。頼萬四郎其コロ江戸ニ
在テクハシク其事ヲ知リテ。此輩亂世ニアラハ

一方ヲフリムケテ大功ヲ立ベシト時々カタリ
テ嘆稱ス。扱其地ニ偉人アルハ村吏ナドノ惡ム
コト。イツカタモ同シ事ナルヤ。彦九郎カ卿里ハ。
アル御旗本ノ領地ナリ。其名主年寄ナトイフ者。
イカニ言イレンシヤ。アル時領主ノ邸ヘ呼寄テ。彦
九郎ハ百姓ニテ平生長キ大小ヲ横々ヘ。家業ヲ
勤メス書物ノミ讀ハ不審ノ者トテ。門側ノ一室
ニオシコメテ數月ノ間置ルニ。懇意ノ朋友酒肴
ヲ携ヘ問来ルモノ。虚日ナシ。或日大府ノ一有司
ノ邸ニ召レテ。其方何故ニ諸國ヲ遊行シ。名アル

人ヲ尋ユクヤ子細アルヘシ。一々申上ヨト命セ
ラレケレハ。彦九郎亂世ニハ武者修行トイフ
候由兼候。今大平ノ御代ニ候ヘハ。諸國ニ名ア
ル人ヲ搜シ求メテ。ヨキ事ヲ聞ンヌルニテ候。其
ヨキ事ト申モ忠孝ノ事ヨリ外ニテハ候ハスト
申ケレハ。サラバ此書ヲ講釋セヨト。論語ヲ一卷
出サレケルニ。彦九郎チツトモ臆セス。辨舌アザ
ヤカニ講說シ終リケルニヨツテ。マタモトノ領
主ノ邸ニヅ下サレケル。カクテ數日アリテ。又カ
ノ有司ノ邸ニ召レテ講釋サセラレテ次ノ間ニ

人アリテ其說ヲ書トメラル。其後又數日アリテ。
召出サレテ命セラレケルハ。其方事苗字ヲ名ノ
リ大小ヲ帶シ。諸國遊歴スルヲクルシカラザル
旨命セラレケル。マタ年ヲ經テ薩摩ニ遊ヒテカ
ヘルサ。久留米ノ何某カ家ニ宿リテ腹切テ死
ケリ。其故ヲシラス。或人ノ話ニ村吏ノ誣シ事ヲ
何ノ尤メモナク免サレシハ。何某侯ノ當途ノ時
ナリ。其後カノ侯職ヲ辭シタマヒケレハ。其身モ
便ナキ事ニオモヘテ失ニケルニヤト。サレド命
ヲ捨ル程ノ事ニモアラサルヘキニ。猶此人ノ奇

事偉行。聞及之。事モアレドモ。ヨクモ覺ヘサレハ
録セス。菅茶山翁筆
須佐飛

送高山生序

紫栗山

高山生仲繩。獨身仗劍。不齎一錢。出其鄉毛之野。登
秩父之高峰。由中山道。橫貫尾勢。陟降紀之所謂熊
野將軍法師玉置諸山。入子守村。而訪太古遺俗。自
攝出播。山陽山陰。直西北窮雲伯其所履二千有餘
里。三十有餘國。出入深山。廣澤無人之境。露宿干樹
根巖足。視猶行康莊。而蔭夏屋焉。其所見之人。則自
忠臣孝子。仁人義勇之士。與名卿大夫。賢守牧。才子

文人。博物智謀。及夫僧道醫卜。百工衆伎之流。以其
術名世者。汚而博奕屠販。遊俠角力。細而婦人孺子
僕隸。苟殊乎人。而畸于世者。雖遠必索。不一見其面
不已。或與其歡累日。垂涕泣而別云。嗚呼生亦奇矣。
生善劍而好學。身長八尺。高髻挿梁。面如紅玉。歲之
二月。飄然入京。顧余古愚軒。入相揖而謂曰。吾喜觀
天下奇人偉士之面。猶觀草木之英華。悅我目焉。吾
所適之邦。往々道子之名字。意或子之奇焉。目之豎。
而鼻之橫矣。是以來觀也。余起而延之。其衣弊垢。見
綿。劍斂室漆。已剝粒脫。酒酣睥睨坐上。說天下形勢。

人物風俗。聲發金石。氣鬱勃蓋人。余因大得奇士異境焉。而生意類猶未厭者。曰。願我猶未奇乎。恐奇人之不吾欲也。有所失焉。願因子更有所得也。嗚呼。余少有生之好。而性羸虛善病。尋常行步。遇阪道陂陀。既氣喘而背汗。適誤一夕之養。則為之數日擁被而寢。安能獨身冒霜露。走千里之外。如生之為哉。故平生所得。不能生之千百之一也。則豈能有更所薦哉。雖然。生之所悅者華也。其所遇者奇也。抑華不如實之可貴。而奇不如常之無射也。余將薦其實而常者焉。其在京者。生已見之矣。其草野僻遠者。不必見也。

東都者。曰保仲通。曰冢大佐。曰平明德。曰澤石仲。曰岡伯和。或以道德氣節。或以博覽多聞。或以文章翰墨。皆平實常德。無射之士矣。我所畏與愛矣。目則兩而橫鼻。則特而豎矣。生還路由東都。其見之可也。

贈高仲繩序

樺島公禮世儀

高君仲繩。其由之勇而點之狂者耶。可謂奇士矣。為久魁岸。惡々如讎。語及忠孝必泣。其行天下。如適莽蒼。性不避貴權。曰七尺之軀。三尺之劍。無嚴諸侯。非勇而何。不拘々於禮俗。不汲々於名利。嘗喪其祖妣。廬冢上四年。學者嗷々。君斷然行之。好風鑒而不妄。

假人。坐酣。舉豁眼。引大觥。上下千古。嚶々然。非狂而何。今歲官徵君於都。蓋由其升聞也。於是士之苟與君同氣類者。皆揚眉抵掌。莫不喑々為賀焉。既而視君之歸。落莫空囊。如有失者。於是士之苟與君同氣類者。又皆張目怒膽。莫不憤々為吊焉。夫高君卓犖。不屑一世者也。斯徵也。遇固無益損于君。不遇豈足輕輜于君哉。然則遇與不遇。於君何賀何吊。雖然由我觀之。褒貶黜陟。國有常典。不可易矣。抑何官徵君之如彼。而遣君之如是也。不知官之以毀譽待人。猶漢之於河東守耶。抑君之所為。實孚于此。而有未孚

于彼耶。將天之抑屈君。乃欲使君勉其所不足。而要玉成於中行耶。嗚乎高君仲繩。其由之勇。而黜之狂者耶。可謂奇士矣。孔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又曰。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然則古之所貴于勇于狂者。裁焉而已矣。夫子逝矣。誰歟。今之裁仲繩者。

送高山仲繩東歸叙

皆川愿

字伯恭
平安人

夫孝悌睦婣。忠貞義烈之事。人苟直道而行。則必有此懿美。然而今世傳其儔者甚罕者。何哉。豈少其人耶。將雖有之。而罔傳者邪。予嘗竊怪焉。上野高山仲

繩乃其好之之尤者也。每聞有一善行者。雖窮陬僻邑。輒必往求。存者親觀察。亡者詢其實。皆詳錄其所得。而後還。蓋雖以踰竒險。越絕岨。而弗辭也。蓋自其弱冠為之。至今數十年。其足跡竟已半天下。而其求之之志。未嘗少怠。問其所以。則曰。傳不云乎。百聞不如一見。吾欲觀之以自勵。語之以益人耳。乙未春。復來京。而訪予廬。推掌談其所得者。自申至子。亶亶不絕口。而談未十一也。蓋今天下。民行懿美者甚多。而今仲繩之囊已盈矣。仲繩將一歸其鄉。而約余。自今後得事尤偉者。吾將書馳千里以告之。請紀以傳之。

不朽。嗟呼仲繩之求之者。可謂勉矣。按周禮族師書其孝悌時。嫻有學者。而卿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齊桓則有五屬。詢問之法。晉文則有舉善。援能之政。如仲繩所為。蓋官有司之所當務者也。已而仲繩身隱在野。而孳々焉者。豈憂今官有司之不務。顯揚夫美者。欲代為之與。願使世多若仲繩者。則雖官有司之不務。而猶能自顯焉。余則樂為之紀傳者也。自今後。余日引領以望仲繩信之至云。安永四年乙未春二月。

呈仲繩高山君

井澤謙

仲繩足下。十年之前。始相識于京師。亡何足下去京師。爾後不得繼見。當時雖未盡足下之為人如何。交友中。未見奇偉勇敢。如足下者。私心竊謂。必有為之士。而夫子所謂狂狷者歟。居恒與我二三兄弟。評論人物。未嘗不稱乎足下。云也。去歲忽辱過顧。留滯累日。蓋其素行持論。忠實正大。使聞者感動奮發。不覺膝之前席也。余於是知足下非往年之阿繩。使其學優。而識益長進。可不謂有為之士乎哉。方今立門戶。望臯皮。徒事咕嗶。而競浮華者。比々皆是。我知足下之眼終白也。余也不佞。無過人器識。資質駑駘。

毫銖之積。未足以窺古人之大體。陳腐之論。無以自見於流俗。足下乃過自貶損。虛懷以求余。々何敢當。余何敢當。雖然。友誼之厚。不宜默々而已。是以忘其固陋。以盡所懷。前日面晤。既及之矣。今復申其餘論。足下幸擇焉。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夫以夫子之聖。不學而知焉。不問而能焉。而猶且自稱于好學好古。何則。聖人雖資生知。未以生知自處也。又未嘗有自足之心也。故博約之訓。必揆諸古。信而好古。夫子且爾。况其下者乎。夫語其知。

則有生知學知困知之殊。語其行。則有安行利行勉行之異。而其所以得之者。未嘗不由學也。上自六經四子。而下至有德之言。博學之。篤求之。大而天典民彝。小而語默行止。必求其所敬止。以究精微之蘊。俛焉日慈々。斃而後已。所以立誠以達本。窮理以明道也。若夫講學之不至。誓古之不深。則罔殆之患。或不能免也。書云。學于古訓。乃有獲。言學之不可以已也。學者其可不勉哉。今足下家有老祖母與兄。其於兄也。怡々和悅。相與侍祖母之膝下。溫涼定省。馨膳潔餐。親服其勞。以孝養有餘力。則讀古人之書。以檢其

身。以開其識。日聞其所不聞。月見其所不見。雞鳴之操。勤而不已。則其成就。豈可測哉。足下其察之。

贈高山仲繩

若槻敬

人之資質。般々不等。而各自有其材之所能。乃觀其材之所能。亦可以觀其德之所造焉。高山仲繩。不嶮千嶺。不遠萬里。汎訪吉人。廣求好友。疊々就義。欣々勇善。其質之剛。其材之髦。人咸以為甚弗易及。美之稱奇士。亦宜矣。然而仲繩之所由者。天天尊尊。孝孝悌悌。寔皆恒常正直之道而已。故美之以奇。不如美之以正也。蓋儒風之激勵。民氣寡耿介。視聽慣苟且。

語默安姑息。名之或差。不為不多。夫名正。而後冠履
獲其所。規矩副其實矣。誠思補於風教。則豈其不尚
名之正哉。此日遇餞。仲繩將遊西海。便贈之以是言。
敢以勸其益。持恒常。秉正直。滋晉于德焉也。辛
亥孟秋穀旦

祭高山處士文

藤田一正

維寬政六年歲次甲寅。三月戊子朔越。十一日戊戌。
水戶藤田一正。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上野高山
處士之靈。曰。嗚呼。吾與子別。一日三秋。豈圖不幸。自
遭大憂。孤廬泣血。再期未周。側聞處士暴死西州。如

夢如覺。驚嘆不休。每一思之。令人病博。喪既除服。閱
月凡四。乃如取酒祭哭為位。嗚呼。子奚以而暴死邪。
豈誠有不能得而已邪。將復已而已邪。獨不聞之
夫先哲守身之義邪。假令不恪。余易簪以全歸。何為
乎割腸屠腹以就死。西海與東海。風馬莫及。傳聞之
紛々。曷免異議。人非堯舜。誰能盡善。嗚呼。子乎。吾悲
其處變。惟子供養王母兮。侍湯藥而不倦。服喪廬冢
三年兮。實今世之所鮮。兄弟之異撰兮。奈人心之如
面。既無棘萼之聯芳兮。嘆鶴鴒之在原。其於祖妣。孝
敬斯至。豈獨同胞。友愛莫存。噫。彼小人。好成人之惡

兮。爰罹卿議之愈咄。遊四方。欲償志系孤兮。宅一區。寧終身田園。嗚呼子有類乎匡章。自痛吾賢之非益。軻禮貌交接。欲雪他日之冤。獨行異調。固非時俗之所能知。况乃生死之殊路。千秋邈乎隔山河。昔予從師。官學於江都。始得與子傾蓋而晤言。久想像倜儻之高節。忽激昂奇偉之盛論。吾何以辱大兒忘年之交。獨愧稱衡之偃蹇。疾則餽藥。歸則送行。子之東。又顧余門。上堂拜親。已數歲。音容在目。弗可諼。嗚呼子懷高尚之質兮。有慕乎魯仲連之為人。排難解紛。雖非戰國之策士。輕世肆志。庶為太平之逸民。能知尊

王而賤霸。豈啻當年之不帝秦。橐中之裝無一錢。而彈蒯緱以問津。書纔足以記名姓。而劍有餘乎防身。身非有爵位於國。不仕而乃心。朝廷。聞赤狄之蠶食北隣。而窺齋。神州兮。恐其後世為害天下蒼生。上下宴安。方耽鴆毒兮。子獨慷慨。不受命以私行。陽為浪客。而漂遊山水兮。陰欲為國家。偵探虜情。期使衣冠禮樂之文物。不變於被髮左社之羶腥。豈云封候萬里之外。取一身富貴之榮。杞人憂天地。而娶不恤緯。不知者誣以狂名。一別之後。杳無消息。或傳其由北海直入帝京。豈關防嚴禁。不能得其要領。

邪。抑黠賊潛謀。未有校計之見其形。志士憂世。瞻言
百里。有識慮之深長。偷情自喜。取快一時。乃愚人之
常爾。後三年。果有北使之事。叩關款塞。而請互市。權
場既已。甘言帛幣。以誘我。加之虛聲恫喝。以誇其富
疆。彼將還。玩我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何我國勢
陵遲。而威武不張。不伏中行說。而答其背兮。遂使醜
虜。輕視我東方。廊廟豈乏獻策請纓之士。徒使草茅
之人。投筆而心傷。當是時。子其何在。倚劍而望子於
長天之一涯。他日。國家或得子而用之。視死如歸。
赴水火而不辭。當使懦夫立敵愾之志。不使古人專

蹈海之奇。嗚呼。晝夜之道。死生亦大矣。太山鴻毛。輕
重各有其時。羞惡之義。根於天性兮。行道餓人。亦獨
不屑來食之嗟。唯豪傑之士。能有忍而成大謀兮。出
勝取履之辱。皆為之而不疑。惟子羈旅。備常險阻。艱
難兮。千辛萬苦。其語誰。鹿島之行。筑州之寓。豈有屈
節以拂亂心思。惜夫不能以身殉君父之急。空伏劍
鉞以與鮑焦之徒同歸。臨終從容。謝天下之人兮。萬
里聞之。令我心悲。英魂招而不返兮。仰彼白雲而神
馳。耿耿寤寐之間兮。獨見其雄偉之氣。與魁岸之姿。
吾既不欲作兒女子態。而予子方臨風悵然。獨不覺

涕淚之相隨。感念疇昔。寄哀一奠之詞。惟子有知。髣髴來舉此卮尚享。

高山彦九郎招魂墓銘并序 齋藤正謙

嗚呼此高山彦九郎之墓也。彦九郎名正之字仲繩。上毛人。為人慷慨倜儻。號稱氣節之士。蓋氣節之士。每常遭禍亂而後顯焉。今仲繩何以得此名於升平之世乎。我邦百王一姓。未嘗有禪讓放伐之事。而號為儒士者。亦或不知國體。稱呼之間。往往謀名義甚者。指斥至尊。比亡國之主。而舉世不異焉。不幾於天地顛倒。日月墜地耶。獨仲繩及其友蒲生君

平。雖在草莽。乃心王室。毅然底柱於中流。昌言痛排。迴狂瀾於既倒。於是正閔之辨。王霸之別。判然而明矣。天下之人。頗知國體。謹稱呼者。可謂非其力哉。但君平多著書。其傳自廣。仲繩乃獨身仗劍。周游諸國。以空言木鐸於道路。鼓動天下之士。遂以身殉之。至今使海內之人。想像其風采。慨然自奮。因以有所立焉。比君平更為烈也。君平死於江門。其墓在谷中臨江寺。水戶藤田子定嘗銘之。仲繩死於西海。人不知其安魂處。有志之士。以為憾焉。下總間中禎卿亦慷慨之士也。平生有慕於仲繩。軫其魂魄

無所依寄。謀建墓碣。且欲使都人士有所瞻仰焉。以其與君平為一雙士。卜地於臨江寺。招魂以葬。與君平墓相並。以擬睢陽雙廟。乞文於余。余亦平生奇仲繩之為人。且臨江寺為吾祖先墳塋所在。既幸葬君平於其域。今又得仲繩焉。夫一要離之墓。志士猶願葬於其側。況得雙烈士與之隣近。吾祖先之喜。何如哉。而余之喜。亦可知也。故不敢拒禎鄉之請焉。如仲繩事蹟。柴栗山有序。賴山陽有傳。詳之余亦嘗粗叙其事。先於山陽。至今仲繩之名。表襮於世。人人亦略議其事蹟。故不復記其由。而為之銘曰。

攘臂亂世。不必救亂。扼腕治日。或可裨治。距邪斥妄。指陳大義。名正言順。天地得位。赫々在上。日月不墜。

書高山處士真蹟後

杉山忠亮水戶人

右高山處士真蹟。挑溪石川翁所藏也。一日翁示余曰。是高山處士居喪中所書也。處士以孝行聞。子蓋為余記其概略。昔寬政中。余與下總結城寺僧瑞岳者邂逅。語及處士之事。瑞岳為余言。某昔年到上野。過新田郡細谷村。適見廬於墓側者。其人形容枯槁。藉藁坐地。以繩架棚。置書數十卷。呼余而入。因言某

高山氏稱彥九郎。幼而孤。賴於祖母鞠育。不幸而亡。情所不忍。為服喪再期。大祥既過。餘哀未盡。猶至此耳。先祖母平生酷嗜酒。以故日供之墓前。呼行人飲之。今日見上人過。願舉一杯。某無酒性。使後者盡之。處士又云。先祖母已以天年終。鄉園之事。無以為念者。從今以後。將跋涉天下。以償平生之志也。天若假良緣。或得再會。因援筆書鄉貫及名字。某愛藏。以至今也。時余為瑞岳有周旋。深德之。遂以之為贈。是余所以藏此蹟也。嗚呼。處士少負奇氣。有忠孝大節。東西跋涉。常欲為天下有所報也。落落寡合。齋志以沒。

固仁人志士之所悲也。此書雖出倉卒。而端重剛勁。類其為人。其人既亡。心畫猶存。宜乎翁之寶愛焉也。北條伯基欲模刻以傳同好。遂為書之。天保甲午仲冬。

高山操志終

高山操志

三三

